

全对訖

檄，疏，奏

論，書，疏

青海省地方史志
資料摘鈔集

藝文

明王扶朱請兵檄

源賀請寬刑疏

郭震覘西虜方略

贊奏晉奏

段穎論

張奐與段穎書

張澍共程鶴樵方伯書

那彥威奏陳青海情形書疏

請定殿定蒙古買茶疏

安插察漢諾伯罕疏

清釐番族並陳明番情疏

請免苦累番民疏

酌移蒙古諸旗疏

擬改營制以慎邊防疏

錄

目

擇鈔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六)

藝文志

明王扶朱請兵檄

(十一頁)

國步多艱人心叵測自中原敗績長安失守河防復爾馳
禦遂使萬餘賊兵逃將假援聲勢誘在涼奸弁順降長驅
大進將我太祖三百年創闢封疆輕於一擲列聖十七世
生成高厚付之流水日時顛危傷心痛骨真有萬難容忍
而不奮然思擊者與此時人情洶洶恨無一血性男子為
地方砥柱扶朱不得已釋服衣戎倡明大義激厲同志鄉
紳若而人矜弁若而軍民高賈若而人齊赴闕聖廟歃血

盟神捐金亨士合力共奮戰守不肯開門揖盜致公麼
得志於旦夕也所惴然公患者鎮番孤援寡助餉匱兵虛
萬一曠日持久勢窮力竭一城之死不足惜倘霎霎風驚
土崩瓦解蒼生化為白骨五服梗治一方天顏日遠荼毒
毋甚是臣子所忍言乎不忍言乎伏乞撫鎮道三大人秉
蹇蹇之義念切同仇躬督大兵逆督敵於前飛檄西甯道
借祁李土兵截其蹊路扶朱等率勇往壯士三千直扼其
項叛逆雖強必不能撞閤衝壁免釜中之魚肉也若緩此
不為機次失一朝恨貽千古生不為名臣死不為上鬼試
思今日之身家竟屬誰人之僕妾

源質請寬刑疏

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
死之罪難以盡愆怒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初寇遊魂於
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
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
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斬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
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
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荅將違闕庭豫增係戀啟
上瞽言惟加裁察

郭震現西虜疏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惟吐蕃與黠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款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其惡不得閉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闕隴同戍向三十年力用因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蕃澤密通蘭洮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

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彊易以擾動保漠無東意
當以吐蕃諸部青海故地隸於我則侯斤部落還吐蕃矣
此足杜欽陵口而知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
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
之算

曹瑋論立遣求旣贊普奏

贊普可汗旣也立遣一言得之何以處喃廝羅耶且復有
求漸不可制

段頰論

(卷八十八三十六頁)

漢靈帝建寧元年先零東羌降復叛破羌將軍段頰上言

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因決計誅之前
後二年追奔數千里凡百八十戰東羌平論曰天下盜賊
之起其初豈皆不可制者哉必縱之而其禍遂極於不可
止養之而其根遂成於不可拔是有情焉有勢焉唯知勇
具備者能知明而處當庸且妄者不能也蓋不逞之徒之
能烏合而麋集也其中必有聰明才力遠出於十百庸衆
之人搆扇而驅率之乃敢起而與天下為難及其攻劫既
久接戰既多凡吾將之勇也怯也吾陣之堅也瑕也吾餉
之或盈或絀吾師之可繼不可繼悉數而周知之而後徐
出其狡猾之謀以制其進退伸縮之方無有便可乘則驅

其醜類四出焚掠小出則小獲大出則大獲所向弗利則退
據巢窟屯守險要陰挾其難剋之勢陽飾為讐服之形而
求換之說出焉當此之時有智者見之必曰彼其衆尚聚
而未散也其財尚積而未潰也是殆嘗我也吾嚴吾備無
貽後憂有勇者任之必曰彼其衆尚聚而未散也其財尚
積而未潰也是姑緩我也吾警吾軍毋殫大勞而妄庸者
則曰賊可換吾換之而已嗟乎天子宵旰於上百姓流亡
於下日屯數十萬之兵月費數百萬餉寔設矣而虎豹踈
嗥於山澤網結矣而鷓鴣安噪於林木此何為者哉夫不
知而為之妄也知之而姑為庸也蓋嘗聞其言而得其術

矣曰山林險阻千里綿延擊東則寧西擊西則寧東往
來奔馳如捕風捉影此賊之不可盡者一也殲厥渠魁為
賊之合於一者言之耳若逢蟻屯聚合各有所主輕肆誅
戮心驚猜而愈固吾以大度包之使彼此相名率則惠行
而威亦立矣此賊之不可盡者二也一州軍與天下騷動
不日不月旋凱無時今我已罷幸賊亦故乘其弊故而柔
之與夫窮年攻擊巧拙相懸此賊之不可盡者三也軍興
既久野無所略畏死求生人情不遠若赦而不誅豈敢復
動縱有不然我張吾三軍以杖之再需數年必復本業此
賊之不可盡者四也嗟夫嗟夫凡若此言使天下皆妄者

庸者則信可欺矣夫山川綿亘地有常形惡遇奔突可分
兵截之逢險阻可用奇勝之且兩軍相持安所得束手就
斃者始適吾意耶成師以出藉口於此此之謂庸問左細
民欺天稱亂為其渠率罪豈容誅果能焚巢而薰熏窟豈
畏其驚猜而致死威既不行惠於於何有救火以薪此之
請明妾將帥之命原為討逆曠日引年賊誰之咎今我雖罷
賊亦信赦軍威一振易似摧枯合天下之全力誅將亡之
連寇舍曰不能又為之辭此之謂庸收紉凶醜萬千為羣
橐弓坐稍不可嚮通三軍固壘未鬥而乞夫戰之與防勞
費正等今分防必須遲之數年決戰可望尅於一旦如謂

戰不必勝則撫豈能安利害甚明乖謬至此此之謂妄且
人之不敢為亂者畏上之殺之滅之耳今也攻城屠邑怨
深人鬼議款之使日趨其庭是使已為賊者安為賊之樂
而戀而不忘未為賊者慕為賊之利而歆而思動矣而已
往之患啓方來之憂襲朝廷之威傷善良之氣塗飾耳目
任賊穿鼻妄庸人之臨大事其術固如此耶夫妄而不庸
猶望其晚蓋也庸而不妄猶望其改轍也庸且妄吾斯無
望矣又况一二妄庸人為之數十妄庸人輔之百千妄庸
人復從而和之手自漢以來盜賊之禍何時幾有有國者
毋使庸妄人得售其術段頰之事足以觀矣

張奐與段熲書

(四十二頁)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踈足下仁篤照其
辛苦使人未^末復獲郵書恩詔分^分別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
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踈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
蒙矜憐之勞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死
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款求人邱山之用此瀉于髡
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
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
寶之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
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企心東望無所
復言

張澍與程鶴樵方伯書

自藩條蒞甘故鄉人來咸言閣下勤勞公事吏畏民懷弟
為合省士庶愛幸以手加額六月初旬載誦手書懇懇以
地方利弊下問尤見不棄窮荒之至意第維伯慈無知敢
不竭其愚以為芹獻竊以為甘肅之所急莫大於興水利
何也土地硠瘠生產稀少一逢亢暘即患艱食哀鴻滿野
良可悲慨說者每謂甘有泉源甚少河渠無多欵興水利
殆有難者此未諳輿圖漫託衡言自安竊情阻撓成功者

也試以蘭州府屬言之皋蘭則有黃河水筍蘿水柳林溝
五泉溝水阿干河黃峪溝水龍尾山渠古峯山渠狄道有
旄陽水楊家庄渠何鄧家渠田家嘴渠金縣有龕谷水買
子墨泉西甯有湟水浩亶河神濟河河州有廣通河九眼
泉漫灣渠雙成渠西川渠南川渠嘴頭塞渠靖遠有黃河
祖屬河楊稍兒水陡城水打刺赤堡水西泉東泉紅柳泉
萬馬泉民窰水渭涼有通濟泉息家泉鞏昌府屬之隴西
縣則有渭水頭渠二渠三渠永利渠安定縣有則西河得
羅川通渭縣則有甜水河錦雞水龍尾溝華川漳縣則
有漳河會甯則有壞壞泉朱家峽河床岔河伏羌縣則有

通濟渠陸田渠廣濟渠惠民渠甯遠縣則有紅塔舊水渠
野南溝水渠新渠樂善河渠龍泉渠大佛峽舊渠磔石川
新渠屈家橋新渠木林峽渠蓼川鋪渠西和縣則有九龍
泉官泉岷州則有西川水疊藏河三眠泉平涼府雷之平
涼縣則有涇河湊谷水岷谷水利民渠暖泉橫河崇信縣
則有泗水渠新柳灘四塔水華亭縣則有惠民渠武邽水
固原州則有甜水河南川涇州則有百泉溝與十四道濟
渠靈台縣則有蒲川水後溝河靜甯州則有漸灑渠暖水
河乾磴川涌泉隆德縣則有官泉小水泉愛陽府屬之安
化縣則有東河水合水縣則有華池水環縣則有環江真

寧縣則有真寧河寧州則有馬達河甘州府屬之張掖縣
東有十四渠南有二十四渠西有三十三渠北有六渠又
有千金渠紅沙渠仁壽渠老人渠義德渠無虞渠童子寺
渠山丹縣則有南草湖渠西草湖渠暖泉渠又有紅崖子
童子寺大黃川等十三渠涼州府屬之武威縣則有金塢
寺河渠渠雜木口澗壩渠大七渠永昌縣則有蹇占口渠水磨川渠
渠沙涌水雙塢五渠水永昌縣則有蹇占口渠水磨川渠
暖泉渠牧羊川渠大河口渠五顆樹渠鎮番縣則有石羊
河紅水河豬野灣古浪縣則有板槽渠泉暖泉渠大河
上頭渠水上閘暖泉水大靖教場渠水高崖泉平番縣則

有莊浪河之十二渠大通河之四區岔口二渠武勝驛三
渠河東二渠寧夏府屬之寧夏縣則有惠農渠河忠堡渠
寧朔縣則有漢廷渠唐來渠大清渠平羅縣則有清塞渠
中衛縣則有美利渠貼渠北渠新北渠勝水渠順水渠常
永渠石灰渠七星柳青渠鈴羊夾渠通崎渠靈州則有秦
渠漢渠光祿渠薄骨律渠七級渠特進渠昌潤渠西寧府
屬之西寧縣則有伯顏川九渠車卜魯十渠那孩川五渠
廣牧川四渠乞答真渠哈喇只滿渠大河渠李彥才渠觀
音臺滿渠紅崖子渠壤吃塢渠西番滿渠撒都兒渠碾伯
縣則有河北十六渠河南十四渠山南堡八渠大通縣則

有東峽川渠峽門堡渠秦州則有赤峪水藉河渭水屬縣
秦安有東龍峽水湫科坪水可泉徽縣有泉河西當縣有
嘉陵江礬水紅崖河香泉應泉階州則有紫水北谷河西
水河屬縣成縣有東川水文縣有西園渠雪夜渠碧雲渠
復古渠清波渠三閔渠甘棠渠流春渠瀑布水渠肅州則
有黃羊場渠沙子渠渠兔渠渠葡萄渠中渠討來河紅水
渠豐樂川渠觀音山渠暖水泉渠鉢和寺渠通濟九眼泉
高台縣有納凌渠豐稔渠沾家渠永豐渠堰冶渠河西渠
渠千人渠渠定甯渠黑河分渠安西州則有蘇賴河屯田
渠回民渠餘丁渠四道溝二渠党河通裕渠永豐渠廣餘

渠大有渠昌馬河四渠赤斤所四渠凡此皆顯著河流水
或為古昔開濶又經後人疏通者或有官司主管亦有農
戶經理者倘一一次其堙濬其溢導其流修其防則赤鹵
之地可為膏壤矣閣下以民生為念宜有以厚其生必先
之謀其生庶不慮雨澤之愆期灌漑之無術也嘗見南方
農人此山之水以筧通於他山低岸之水壘石積於高岸
事在勉為功可立獲閣下其財擇之督有司速之行邊裔
之民從此果腹頌解于侂為福星者必移之於閣下矣

那彥成奏陳青海情形疏

(卷八十七 五頁)

竊臣於陝西省城欽奉 諭旨前來西甯查辦番案當將

酌辦機宜先行覆奏在案九月初一日甘肅店逢次接准
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長齡奏
野番一千數百人復過河北因察漢諾伯罕前引官兵將
其剽戮款行復讐搶劫牲畜並殺傷男婦十餘人現已前
往勒辦等語前因兵部於文移內拆出匿名揭帖聲言青
海番賊復出約有二千餘人分作四股搶掠營馬擾及內
地特降旨令那彥成前往查辦今據該督所奏番賊復過
河北祇有一千數百人搶掠察漢諾伯罕恐所奏番賊及
殺傷人數均未確實著那彥成於到西甯後遵照前旨嚴
密確查將現在情形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九月十二日奉

到批摺八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那彥成奏遵旨前赴西
甯查辦賊番復出肆掠一案該野番等本係烏合之衆糾
聚搶掠只為謀食果能實力防剿使之無以為生日久漸
形窮蹙正可不剿自潰着卽照那彥成所奏辦理倘察看
情形必須進剿俟明歲春融時再厚集兵力痛加勦辦斷
不可存畏難為安之見惟青海蒙古王公台吉等臣服已
久迥非外夷可比着僅將各沿邊 倫移駐官兵防守竟
置該蒙古於不問該野番等或於秋冬乘隙往彼搶掠以
該蒙古不能自存亦非安邊撫戢之道况青海一帶為通
藏要路去年卽有進貢堪布被劫之事如該野番等故智

復萌道路稍有梗阻殊屬不成事體那彥成亦不可不為
籌及也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皇上燭照幾先無微
不至曷勝欽佩臣自甘肅途次接見文武官員即面心揀
訪於長齡先後辦理妥蒙審現在情形具知梗概隨於平
番縣途次會遇長齡晤談之下問以夏間督兵進督剿既
經屢獲勝仗斬馘亦多自應在邊外駐兵一兩月以示
軍威而清餘孽據長齡聲稱彼時野番抗拒官兵者俱已
剷除餘皆稽首乞命押令渡河回巢又慮餘匪藏匿山谷
官兵路徑生疏隨分令各旗蒙古四出哨探官兵跟踪搜
捕嗣據蒙古結報河北並無賊踪竊意野番不過貪利謀

食如此勅辨已足褫其膽而懾其心且軍興糜帑不得不
意高擗節以是即行凱撤實不料野番恐不知畏又復渡
河北徒實係當日輕視野番致不能善其後等語臣又論
及屢奉 聖明指示不能常以我兵衛護蒙古今察漢諾
們汗罕手下本多分賊作賊之人野番謂未仇讐殺何必
再勞兵力代為捍禦且穆蘭岱既已帶兵出口即應將渡
河各番驅勅回巢因何不令深入又復撤兵據長齡聲稱
接據察漢諾們罕稟帖原慮該諾們罕不能抵禦致擾內
地當令穆蘭岱帶兵追剿復據諾們罕稟報賊已逃竄回
巢未令深入即在沿邊一帶酌議移駐兵防事後思維此

舉亦屬率易且撤兵時卽當留兵此時安兵已失之晚等語是長齡之辨理不善亦不能自諱臣到甯凌復密加探採訪聞長齡勦辦之時野番實全數渡河自凱撤之後又陸續移回河北貢額爾蓋及鹽池一帶又有野番十餘族在彼插帳至搶掠蒙古雖較前稍熄然自夏徂秋亦尚未盡絕大抵野番冥頑成性始貪河北水草私來遊牧於蒙古之貧富內地之虛實豈能知悉自蒙古王公台吉虐其屬下令吏窮苦反投野番謀生因而導引野番搶掠其主至內地歐家奸販貪利潛往貿易無事則教引野番漸擾邊境有兵則潛與報信總之野番本不知為何處何人有

蒙古而搶及蒙古有漢奸而擾及內地近年來番勢漸張
其弊在此且至今日而搶案之是否野番更有不能遠定
者番子之辨只在衣冠今則蒙古回民漢奸皆能為番子
之衣冠始僅勾結野番而為之鄉導繼或並無野番而冒
名肆掠惡遇有搶案但云野番賊去之後風傳為漢奸漢
奸為誰有若干即曰回民是何處回民蒙古是何旗蒙古
又有若干均不得知亦只概目以番賊二字即現在賊番
佔踞河北究竟何族在何處又何人為首何族有蒙古何
族有漢奸亦無人確指總之向未能精心偵探於彼中情
形不悉何由扼其要而操其命為今之計欲除外患先絕

內奸風聞西甯之丹噶爾哈拉庫噶及貴德循化巴燕戎
格各屬回漢民人並熟悉私販茶葉大藥口糧潛往番帳
貿易者日久熟習即是漢奸且此輩出口往往聚集多人
執持槍械名為防賊而伺間以便搶掠將現在分飭密拿
已獲有十餘起督率西甯府縣嚴審務其販自何人賣與
何族或係該犯自己本錢或係領他人物貨務絕根株而
斷禍種一俟訊有確供即嚴加辦理又有各屬蒙番歇家
本係報官開設近有擇山僻處所私開小店野番漢夜全
銷變贓物換易口糧該歇家等即私賣軍器大藥俱所
不免臣亦嚴飭查官歇家令其報明平日住歇何旗蒙古

何族番子有人住歇即日報官查驗且只係開店亦不許屯積糧食布疋茶葉以及軍火等件倘違即加重治罪此外查有私開歇家即行封禁並搜查有無屯積軍火違禁器物以絕野番銷贖易糧之路臣愚昧之見此時野番偷住河北不過貪畜水草即其搶掠亦只貪小利並無他志而回民熟番與內地奸民搶劫成風勾結駝虎乃大可慮若不及早懲辦將來內地之患甚更於外番此臣所以必先清內地而後議辦野番也至西寧所屬卡倫已據長齡奏請於鎮海營移駐副將一員哈拉庫移營駐都司一員並酌量裁添兵額已足以資捍衛惟查西寧一鎮管轄兵

額至九千餘名未免太多俟確查各鎮管轄地方情形
再行籌辦又甘州提屬及涼州肅州河州各鎮屬長發未
經議及臣已分飭各提鎮查明所屬毘連番地卡隘於通
衢要路酌增防兵不過百名山僻小路酌增防兵二三十
名其路徑叢雜難以徧防者即挖斷以杜偷越仍令該提
鎮不時來往會巡其甘州邊境野馬川一帶與西甯接壤
亦屬野番出沒要路臣擬令^提臣齊慎酌於最卡隘暫駐弁
兵數百名與西甯聲息相通則野番知有重兵不敢不
竄入亦不能越甘甯而擾涼肅齊慎日內亦到西甯會商
統俟各提鎮查明卡隘安定兵數再行奏報徧如此徧設

防兵既可防堵野番而內地奸商亦不能出入私販茶葉
火藥口糧野番無圖利又不能得食當必窮蹙而來請命
彼時再申之以約束要之以重信或可幸得不勞兵力倘
仍前佔踞抗不搬移甚且故智復萌蓄意搶掠明歲春融
定當厚集兵力痛加驅勅總期河界盡清則蒙古回民漢
奸既絕引賊分贓之利又不能冒名肆掠庶可化莠為良
邊陲靜謐惟查河濱至地內卡倫地多半行本屬各旗蒙
古之地今蒙古孱弱不振欲其復回原牧藩翰內地勢所
不能而此平壤沃野竟成曠土野番時時為掄前覬覦沿河
數百里又勢不可終歲設防虛糜帑項臣前在西甯大臣

任內曾會同興奎長齡奏上屯田條宜嗣經軍機大臣議
致臣何啟膠執前說惟從古治邊之法率以屯田而定由
屯防而設軍衛由軍衛而設郡縣恐河北肅清之後終須
議及屯田方可收一勞永逸之效然事既重大亦復多需
時日此時不可^敢預定統俟臣再加諮訪虛衷熟商仍親歷
履勘如果十分穩妥可行再奏請^行訓示至青海蒙古王
公台吉臣服已久誠如 聖諭何得置之不問查蒙古二
十九旗惟河南四旗尚堪自衛河北二十五旗被野番搶
掠窮蹙內徙現在移居丹噶爾及大通邊內者甚多即有
仍在邊外游牧者依附卡倫亦得所倚賴其有各旗戶下

相近察漢諾們罕居住及與野番雜處者率皆從賊之人
不值復為庇護臣前奏漏未聲叙已蒙 聖明垂訓仰見
皇上深覆博深仁無遠弗届參以現在時勢更悟撫
輯邊夷不可使之偏弱偏強始為永久乂安之道捧讀之
下竇深欽佩欽感至蒙古口糧向准在青海大臣衙門起
票換買惟每票定限一年繳銷是以蒙古屬下奸狡之徒
即將票張賣給野番每一票可以易糧數次臣現向松庭
籌議嗣後每票用只准一次所請用若干口糧即註明糧數
人數及牲口數目並問明程路遠近定以期限即在卡倫
呈繳該處兵弁亦即當日具稟繳銷以杜偷賣野番之弊

而蒙古亦可無朽腹之虞又野番敬奉刺麻所有屢次被劫之案半係堪布包帶客商買賣並非堪布之物本年進京堪布業已到甯道路之梗尚可無虞至長齡勅辦野番屢獲勝仗衆目共見所奏尚非虛捏其奏報野番一千餘人與察漢諾伯罕私相仇殺傷斃男婦十餘人調查該諾伯罕原稟均與所奏相符並非以多報少且長齡一聞該諾伯罕之稟即奏明親往查辦亦無諱飾情事惟長齡督兵勅辦之時撤兵太早二次始行安兵致野番又復渡河插帳且察漢諾伯罕實係野番中之禍種雉媒長齡未經查明反為之捍護草率輕忽誠扣 聖諭先後辦理毫無

把握應請 旨治以應得之咎至野番陸續移居河北聞
有十餘族之多惟何族住牧何所未能得其備悉現在
公用間諜四出哨探其察漢諾伯罕一族窩賊分贓原屬
可惡應如何辨理之處統俟訪查明確再行奏辨再甘省
現屆武鄉試之期臣擬於月底回省較閱闈事竣再乘西
甯籌辦合併聲明

請嚴定蒙古買茶疏

竊臣那彥成前抵西甯即札飭甘涼肅州各提鎮察看沿
邊要隘分設防兵並通飭西甯防卡將弁務當嚴密巡防
毋使野番闖入內地九月二十六日據西甯鎮總兵穆蘭

岱稟稱二十四晚間有番賊一百餘人撲犯窩卜圖卡委
拜君朝帶卡兵二十五名悉力拒敵放槍接仗至三更後
將賊番打退該卡距日月山卡十餘里常專差報知署游擊
丁玉柱帶領外委二員馬步兵一百五十名於四更時踴
踪追趕二十五日午後追至奎天庫地方北賊番約有七八
十人先行放槍丁玉柱率領官兵奮勇直前槍箭刀矛競
發傷斃賊番十餘名生擒賊番索南木曲札亥羣本末二
名奪獲驛馬駝隻係等當將獲到賊番親提訊問據索南
木曲札亥供察漢諾們罕旗下阿倉族番子羣本末供係
察漢諾們罕旗下蒙古又據同供本年九月十六日有葉

什羣族野番羣本木約了我們兩人並不知姓名六十餘人剛咱族堪布夸爾善本領著三十人剛咱族元乙領著十餘人共有一百多人騎馬持槍械往各路搶掠二十三日到博科地方搶了蒙古達爾濟公旗下牛羊一千餘隻分了幾十人先將牛羊趕回羣本木又聽見哈拉庫高兩地方有蒙古住坐邀往搶掠二十四日夜行至窩卜圍地方羣本木見有土堡邀我們同撲當時一齊上前放槍撲卡被官兵放槍打傷了我們的人羣本木才帶領我們跑走復被官兵追至奎天庫托地方羣本木叫與官兵對敵官兵將羣本木等打散我們二人被擒等語臣等查該

二犯聽糾搶掠蒙古並敢撲犯卡堡迨官兵追刺猶復抗
拒對敵情同叛逆未便稍稽顯戮當於審明後將該二犯
即行正法並傳首沿邊一帶示衆在事出力弁兵等已
分別記名獎賞後復接據甘州提臣齊煥呈稱前接臣安
卡之札即令守備爰隆阿帶兵五十名至邊外吉佛寺一
帶偵探防守九月二十一日爰隆阿行至夾道河有黃番
阿羊拋等稟知被賊番目百餘人搶去牛羊爰隆阿即緝

踪趕至黑河東岸見賊番在前當令兵丁放槍傷斃賊番

十餘名賊番

搶渡黑河淹斃無數餘俱逃逸奪獲牛羊四百餘隻分給
事主認領等情臣亦將爰隆阿記名鼓勵查甘涼肅州各

提鎮所屬邊地臣那彥成前已奏明安設卡隘添置防兵
現在西甯甘州防勦已著成效則此時尤不可緩臣等會
同提臣齊慎鎮臣馬騰龍穆蘭岱等熟商於甘州提屬撥
兵七百名涼州鎮屬撥兵四百名肅州鎮屬撥兵四百名
今安各要隘可期聲勢聯絡並於適中之地總紮一營仍
分出兵丁各路防卡一有賊信立即追剿至西甯鎮屬業
經前督臣長齡會同臣松廷奏請移駐將弁兵丁此外若
有應行政移之要臣等再行相機隨時辦理惟期於事有
益至河南循化貴德兩廳屬毘連番地誠恐河北野番因
臣等斷絕糧茶潛赴河南搶劫謀食亦未可定且恐漢奸

由河南偷運種茶軍火渡河接濟賊番不可不先事預防
現在派撥貴德營兵二百名循化營兵民兵二百名三百
六十名分立卡隘嚴密巡防至河州在循化迤東野番不
能擾及惟四川松潘番地所產黃茶及省城一帶私茶
及私販口糧之犯均偷出河州各關潛至番地售賣查河
州鎮屬二十四關本有卡兵臣等現今該鎮於各卡添安
兵一百三十五名專司查緝此外仍查有小路亦即隨時
增添以期周密所有現在河南北安設卡兵除西甯鎮屬
外計共二千三百九十餘名均係由本營調赴各卡應請
照防卡章程每日官一員支銀一錢兵一名支銀五分其

迨至二百里以外果有新擒按往回日期照防卡加倍支
給銀兩所獲牲畜衣物概以給贖仍記功按擢用示獎勵
至青海蒙古番子來至西甯各城內向該官歇家容面住
宿該蒙古蒙番等易買糧茶什物均係官歇家為之經理
仍於蒙番等來去時日報官查核倘有滋事即惟官歇家
是問舊例本屬周妥乃日久廢弛官歇家勾通蒙番私賣
口糧並夾帶違禁器物甚且於山僻小路分開私歇家招
引野番於黃夜私自接受銷贖易糧私買軍火番案日多
番情日肆半由於此臣等查蒙番進口言語不通凡有積
弊必由歇家而歇家因此弁利弊日滋甚現在查山僻小

路私歇家臣等業已封禁照例加等治罪不准復開外嗣
後應令西甯大通循化貴德丹噶爾各屬地方文自並哈
喇庫烏爾等將所有城關歇家無論在官在私均一律
造具花名清冊由官經管並將向來招接何旗蒙古何族
番子註明彼此不許牽混先由地方官造冊聲明詳報西
甯辦事大臣衙門備查另立循環印簿每歇家兩家將逐
日來店住宿之蒙番詢明何事進口所來何貨所換何物
詳細填註簿內無論有無住宿次日呈官查驗循去環來
毋得遺漏仍按月呈報總督衙門以備稽核又蒙古請票
易糧期限一年銷票每票可以易糧數次致不肯蒙古將

票張賣給野番私相接濟且等前已會議糧票章程奏明
在案惟蒙番口食糧茶益重若蒙古買茶漫無稽察又不
予以限制勢必多買接濟野番不可不防且等限令各旗
蒙古請票易糧之時每糧一石配茶配茶二封印於糧票
內註明其買糧不買茶者聽之若貧窮蒙古無力糧茶並
買亦呈明西甯辦事大臣衙門酌給單買茶葉印票每票
不得過三分出口之日即在卡上將舊票繳銷再請新票
仍令差役歇家眼同該蒙古等照數易買糧茶並令歇家
出具並無多買結據倘蒙古等所買糧茶浮於印票請領
之數一經沿邊卡隘查出將差役歇家一併治罪至野番

易買糧茶向無章程查河北賊番固當絕其糧茶而河南
生野番族安分者多未便一概斷絕令其枵腹現在分遣
員弁至貴德循化傳齊河南各寺喇嘛並各族曉事番子
令將各該戶口報明准其計口易買糧茶不准多買以杜
接濟河北賊番之弊仍須與蒙古等一律請票方可稽查
周密惟野番素無統屬游牧散處或由就近喇嘛等代為
請票或查明該番等族中酌立千戶百戶百長統轄該族代
為請票所有糧茶數目亦均照蒙古之票辦理就近在貴
德循化廳營呈請如果某族番子有作賊之人喇嘛千百
戶等即不准代為請票仍責令擒獻倘私相庇護朦混請

粟即將請粟之人治罪如此辦理則操縱在我使野番知
我可以制其生命自生畏服至佔踞河北野番即係河南
野番總須鍊回河南方准請粟易買糧茶現在先將河南
番族辦理周密不能將茶糧私自接濟則河北野番計必
日見窮蹙亦可無慮其再肆鴟張臣等現在督飭所屬文
武趕速籌議俟定有章程再行入奏又西甯辦事大臣衙
門向有設類通事凡蒙番呈訴事件俱係通事傳話新任
辦事大臣情形不熟往往藉為耳目若輩盤踞日久遇事
生風其弊更甚小則與歇家用比為杆代蒙番私買違禁
貨物從中漁利所傳之話則又顛倒是非以遂其奔利之

私大則勾通煽惑以有事為樂遂致滋生大案實為番案
中之一積蠹不可不除臣等會同商酌應將西甯辦事大
臣衙門額設通事全行裁革遇有案件不拘西甯鎮道府
縣門衙俱有通事可以隨時傳喚應差即西甯城中民人能
說蒙古番子話者甚多該大臣亦可自行雇覓應用更覺
閑防嚴密此外各衙門通事亦飭令各自嚴查有從中舞
弊者照例加嚴治罪倘不經心致滋別事仍將該管官起
交部嚴議所有臣等辦理緣由理合繕摺具奏再察漢諾
伯罕窩賊分贓已久此次丁玉柱等所擒賊犯即係所屬
蒙番且連日掣獲出口漢奸臣等詳加研訊僉謂稱該旗

作賊者居其大半是該諾們罕不第引賊而早已作賊實
不可再為姑息容而臣等已將該旗糧茶與野番一概斷
絕諭令該諾們罕將其屬下賊犯按名擒獻即速遷居河
南原牧仍可貸其重罪倘少涉抗違明春定當首先剝奪
其阿里克番子屬下間亦有作賊之人若令防堵野番斷
不可恃應扣何辨理之處容臣再為斟酌妥辦所有長齡
奏定每年賞給察漢諾們罕及阿里克銀二千兩之處應
請停止至佔據河北野番係上下剛咱族葉什羣族汪什
代亥族角昂族蘆依族雙勿族賊犯尤多其餘哈咱族什
多巴族加咱族牙合爾族阿錯合族亦均多作賊之人伏

思該番等犬羊成性冥頑不靈若不教而誅誅非所以仰
體皇上好生之德現在書寫番子字告示派令喇嘛持往
通諭令該番等將各族著名賊犯擒安獻今回稟尚可仰乞
天恩法不加重倘仍萌故智則目前斷絕糧茶悉為餓殍
即幸能度命明春大兵所至玉石俱焚庶足以震懾其心
冀可窮蹙誅命俟喇嘛等回稟察看實在情形再行奏報
再臣那彥成到西甯之後分飭文武官負拏獲私賣糧茶
軍器之漢奸並搶竊之民人及假裝野番行劫竊之蒙古
共二十餘案情偽百出供詞亦均極狡猾先委兼護西甯
道之西甯府巴彥珠審鞠嗣因人犯衆多更有本任地方

查奸緝私等務甚多該守一人難以兼顧復檄調鞏秦階
道劉斯崑甯夏府知府賈履中來甯委令會訊節據錄供
稟報仍有未盡確實之處均已駁令覆審臣那彥成侯武
闡完竣即赴西甯會同臣松廷親行勘辦凡犯該死罪人
犯均奏明請旨其軍流以下人犯照例咨部辦理至漢
奸勾通野番搶掠人所盡知而究竟何處之人又何人為
首終未確實今將匝月各路密差切訪方得知有回民麻
木涌一犯往來各邊外草地帶糾約無賴假裝番子且與
賊番熟識不時領路搶掠行踪詭譎而又迅速莫能跡其
東虞當經密飭勤幹將備懸賞購線分途查拏茲據署永

安營游擊之都司周佐勝稟稱遵諭賄線跡訪得知麻木
濟竄匿野馬川一帶伺便搶竄分派千總李孝外委張文
秀帶兵並帶眼目伏於野馬川八宝山草地露宿數日見
麻木濟騎馬持械走至該弁等鼓勇上前該犯策馬奔走
外委張文秀等奮力追趕數十里該犯至牛心山林樛葉
馬入林該外委等亦步行進入先用矛將該犯左股刺傷
始行擒獲並將同行之黃奎添一名亦一併拏獲一面具
稟一面解赴西甯臣那彥成當即飛飭該道劉斯喏等研
訊是否真係麻木濟一犯且夥黨若干人向犯若干案項
據稟報麻木濟已供認帶領察漢諾們罕等族番子搶劫

多案又本年七月初六日搶劫肅州馬廠學生馬區亦即
該犯為首臣仍飭該道等研訊所犯案件並窮究黨羽務
盡根株仍俟臣前赴西甯會同臣松廷親行研審由此可
將漢奸情偽審得以後辦理亦有頭緒除出力兵丁由臣
獎拔賞勵外所有都司周佐勝等擒獲巨盜緝捕實為勦
能應俟審明定案時再行奏請鼓勵再查近年番案之多
實緣漢奸潛行出口私與野番勾結始僅販賣糧茶繼且導
引搶掠臣業將嚴辦漢奸緣由奏明在案茲接准刑部奏
駁長齡等原審巴燕戎格廳回民馬噶奴等一案令臣復
行審擬查案內擬絞之馬如世一犯因解省中途病故業

經臣照例具題毋庸再議其馬噶奴一犯糾約莊鄰番回
二十四人置備口糧雜貨各持器械潛運出口向野番換
羊皮羊毛經長齡等奏將該犯比照滇省永昌等府邊外
私販穀在一二十人以上為首例問擬絞決原為整飭邊
防懲一儆百起見惟原摺內未曾將邊地情形聲叙明晰
致干部駁臣在西甯曾將馬噶奴等覆審並向追究出該
廳熟番回民常至野番族內貿易各犯現飭查拿至馬噶
奴既已撤兵後仍設糾夥多人通番濟匪本屬大干法紀
即擬以斬決梟示亦不為過且現當整飭之始實未便拘
守成例轉致奸民無所忌憚釀成邊衅馬噶奴一犯仍請

照長齡等原奏問擬絞立決現在又復張掛告示明白曉示倘敢有再犯之奸民或情節似此者即照此例定擬若審有勾通煽惑重情仍當臬示方足示儆統俟野番安分邊疆靜謐後再照帝例辦理謹附片具奏

安插察漢諾們罕疏

竊查察漢諾們罕一旗自移住河北以來始而窩賊繼而作賊漢奸又與之勾結因而蒙古與漢奸又復冒充搶掠相沿已久固結已深本年春間大兵進勦時該諾們罕親為恭順帶路運糧及撤兵之後旋即四出搶掠雖未必盡出該旗而該旗既有搶掠之人則假冒者皆得藉以指名

臣那彥成於抵滄浚飭拏各處搶劫蒙古番子將陸續解
到者嚴加審訊半係該旗之人或自行或冒充或勾結夥
同即近口拏到之漢奸賊首麻木海盧生得等僉供與察
漢諾們罕屬下人犯夥同作賊是該旗苗住河北不但
能捍禦野番而且弊害無窮斷不可再為姑息臣前已將
該旗糧茶與野番一體斬絕並諭令該諾們罕即日速遷
河南刻不准苗方擬一摺明春開凍定當首先痛剝無遺
隨又嚴札各卡隘晝夜稽查毋許該鎮旗蒙古番等前來偷
運口糧探聽信息而月以來防守極為嚴密臣那彥成見
事未到前次具奏尚稱待至來年春夏之交必當窮蹙請

命其時再行的辨竟未料及該頑素無積蓄甫斷糧茶即
已窮蹙立見實皆仰賴 皇上威福故得事機順利竟不
可勞兵力該諾們罕向恃內地消息隨時可通糧茶又有
奸為民之接濟習見從前辦理番案不過勒令獻賊交賍
可以敷衍了事即此次禁絕糧茶亦不過虛言恐嚇終必
聽其飾詞籲懇仍然給賞是以心懷現望及見各處卡隘
巡防既緊消息不通然猶挾其狡詐之習希圖朦混請糧
始見則托車靈端多布登尖巴理兩旗蒙古代為購運經
臣等查出飭將蒙古三丕勒等割去左耳並給與番字論
帖嚴詞切責示以勸期旋又生出奸計混入達什仲孺蒙

古旗內馱運青鹽未嘗請票復經查出審完得實將該旗
冒混之蒙古麻洛等十二名雙插耳箭各責重四十牛馬
貨物全行人官仍不准換糧茶經此兩次嚴辦該諾伯罕
計無復施乃敢率其屬下人等移近會亭游牧在其本意
蓋不過思近內地冀扣後前或得漢奸私濟糧茶或可幸
通消息但現經如此嚴辦不即遠退尚敢向附近遷移行
蹤詭異正不可不防其叵測因即密遣西甯鎮總兵穆蘭
岱帶領兵弁七百餘名前往查勘情形即與痛剿扣有畏
懼之意亦即密稟候示旋據該鎮以察漢諾伯漢罕不意
我兵即至率眾出營跪伏認罪並自陳附近居住不敢別

有意見惟冀得見一辨事大員懇求帝詣渚中親行謝罪
已將該旗人戶業已陸續搬至河濱一俟冰橋結凍即全
行移徙各情具稟前來臣等再四斟酌該諾伯罕既已願
誅原收悔罪自投並非招徠出彼至誠自應仰體 皇上
好生之仁寬其線因飭令准其前來西宮親見至日先令
道府大員將該旗搶劫各案面向審詰諾們罕不能置辯
推回顧左右不敢出言似有聽命於屬下不能自主情形
臣等於次日先令諾伯罕一人車見繼宣布 皇上德威中
外震疊蠢爾番旗不宜自外生成懇復詰其旗內因何作
賊身為札薩克何以不能管束蒙番櫻茲重罪一面嚴責

一面開導據該諾伯罕伏地磁頭回條伊甫二十七歲向
在西藏學經於去年始管理旗務屬下人等固結已成事
不稟承致令上干 天譴今蒙曉諭詳明方始醒悟情願
率眾渡河仍回原牧馴除舊習以冀稍贖前愆惟伊所屬
章京喇嘛把持已久又多非安分之徒實在力難制伏懇
求代為懲治等語其愧悔畏懼情形一時聲淚俱下臣等
察其詞意尚有可原除即申以勸懲布以恩信並諭將該
旗戶口逐一清釐所有積慣作賊人犯藏匿該旗之漢奸
責令查出擒獻其他族之依附居住者亦據實呈出於河
北稽查既確即於河南管束易同至屬下頭目人等既不

遵奉約束自應重懲以示儆戒當將跟隨諾伯罕同來之
圖薩拉克齊小完冲等重責鎖禁立即斥革於次日又傳
來面諭將該旗所管之二十族分為左右兩翼依照該旗
蒙古舊例設立圖薩拉克齊霍爾梅楞甲喇牛录各章京
撥什戶等每翼七員層層管束稽查並選擇該實頭目另
行充補該諾伯罕曠若發矇踴躍從命旋據將搶劫蒙古
賊犯丹達勒納木都魯達哈巴等三名拏解到甯當即分
別懲辦查該諾伯罕人雖年輕尚屬明白易曉且一接諭
示即將賊犯獻出尚知畏法其屬作賊各犯皆由該章京
等庇護縱容該諾伯罕實不能盡知即有知覺其下已經

固結該諾們罕亦不能自主是以姑且寬貸飭令即回原
牧并委署副將劉印景登喇嘛乙喜多爾濟酌帶通事人
等隨同前往押令渡河將該旗戶口清查其向來附近該
族者查明係何旗何族即派兵弁押交該旗族管領不許
攜帶一人過河其勢既分本旗亦無多戶口約計月底臘
初定可掃數隸彙惟是渡河以後若非妥為安插俾統屬
束嚴明互相鈐制則朝往暮歸勢必復來潛往且即使久
住河南原牧而復萌故智搶劫成風究非經久善策自來
辦理番案皆謂驅逐過河即已竣事殊不知南北番族即
係此輩且又遠接松潘近臨岷峴循河倘令其漫無隸宿

便於來去在循貴之蔓延固為可慮而河北之遺孽總恐
難消臣等仰蒙 皇上委以重任不敢少有粉飾希冀目
下將就歲功現在分飭文武會同貴德廳營先將河南番
族人戶查清一俟察漢諾們罕一經過河時逐細稽查造
具清冊即將所屬人戶核其實數依照番族式樣添設千
戶百戶及百總什總隸之因薩拉克齊等官管束仍遵照
議定易買程章程一例辦理如此先刷清於河北又編查
於河南鈴束愈密則其勢散渙而易弱似可少得制馭之
要惟臣等智慮疏短未能自信周詳可否應如此辦理之
處尚祈 聖明鑒指示所有現在察漢諾們罕回隸原牧

及妥為辦理緣由先行繕摺具奏

清釐番族並陳明審情疏

竊查自雍正年間平定青海插旗定地以黃河為界河北
二十四旗蒙古河南有五旗蒙古其餘均安番族而河北
地土肥饒河南則水草皆好自來番族皆謂偏袒蒙古盡
與善地常有垂涎河北之心當其始分族而居每族不過

百餘戶或數十戶地廣人稀游牧尚可相容迨後丁口日

繁互相有強弱搶劫蒙古乃其世仇覬覦河北亦其素志
而今之蒙古孱弱已極不但不能自強且均逃散或依附
官兵營卡或避至附近州縣游牧則無牲畜牧食又無生

業多在西甯及甘涼肅等處乞食窮苦實在可憫一時竟
難隄束河北數千餘里盡數曠土是以野番佔住不但不能
驅逐防衛甚至無由知其消息而要知今之佔踞河北
之番原即河南之族是以欲辦河北先辦河南總由該野
番等素無統屬散處游牧因而貪畜水草潛行渡河馴致
嘯聚成羣劫掠雖現在河南循責各番族尚知安分未敢
偷渡而推其初心亦未必不垂涎於河北若不先趁其畏
懼之時立法約束使之恪遵則將來紛紛效尤盡佔河北
數萬蒙古無安生再復勾結漢奸則勢已成而愈不可
制且方今驅逐河北野番使隄原牧業將糧_其黍斷絕時當

冬令草枯畜牧疲羸又有官兵營卡嚴布口隘勾通已新
款進不能識路不敢離巢住則糧秣俱無勢將坐困衆心
渙散窮蹙已形目下不過為延於河北至者延不能則暫
退河南防制少疏又復偷渡是令其踈巢不難其難實在
於令其不復偷渡自應於此時設法清釐俾其有鈴束亦須
令弱其勢不能再事鷓張然畜性多疑俟其踈巢以浚始
與河河南同議編查不惟人數衆多一時難以稽核且彼
見河南各族向未分別人戶因其過河一旦驅使俯受鈴
束紛擾之餘轉滋驚懼故款令河北之畜悉消巨測必先
將河南之族申以條規臣等愚昧之見先治河南正所以

清釐河北前已將督飭所屬文武趕速籌議緣由隨摺聲
明在案嗣據各委員會同循貴二廳查明該廳所屬之番
族開具清摺齎送前來臣等查貴德所屬有生熟熟野番
三種熟番五十四族向來種地納糧均能謀食生番十九
族住居貴德之東南畜牧為生亦距河稍遠惟野番八族
戶口強盛內有王什代亥一族近已全數移居河北其餘
七族現俱插帳河濱遠難控制難保無接濟河北賊番及
偷渡為匪等弊不得不先為清釐至循化番族舊止生熟
二種熟番十八族生番五十二族大半皆有糧地又與四
川之松潘相近贖辦川茶自行運賣生業較為充裕而近

年如桑什羣等族亦頗不安本分竟行闖入河北又該處
有拉布浪宗卡隆務三大寺招住喇嘛二三萬人亦不免
易藏奸宄均須逐一細編查清其積弊臣那彥成於武關
未經竣事之先即遣員弁帶同喇嘛莫札洛碩等前往河
河南各族剴切宣諭令其將頭目人等帶赴西甯續於本
月初間據該員弁等將貴德之千布魯下拉安揣咱上下
剛咱完受都受他受七族千百戶完的等暨循化之賀爾
索乃黑溫家什加加官受多哇布什巴瓜什則等八族千
百戶安木加官布等前後抵湟臣那彥成亦即趕到當日
遂逐一傳見諭以汝等皆係安分良番違守王法向不作

賊之人然各族内有逃至河北及勾結賊番者此時即行
喚回或即擒獻毋得隱匿不報自干重罪河北野番過河
以沒查清其戶如有爾等族內之人即交爾等管束若
有漢奸亦即捆獻必加重責該千百戶等咸各俯首聽命
查撫輯邊夷之道貴德在渙散其黨以孤其勢不可使有
偏強偏弱現在劉湟之各番族頭目有一族而分數人者即
有一人而管數族者眾寡不齊弱者弱而強者愈強既持
其強必不安分因為分其戶口每三百戶設千戶一人千
戶之下設百戶百總十總凡百戶一人每管百戶三百戶
疎一千戶管理百總一人每管五十戶兩百總疎一百戶

管理十總一人每管十戶五十戶隸一百總管理向來各
大族多有一千戶幾至二千者倚其人眾便易生事今定
以千戶為大而千戶所管只准三百戶不許增多但計戶
數至一千以上即分為三人管勢分力弱自易遵法又令

其公舉誠實公直之人飭令充補至舊例千戶五品頂戴

百戶亦同頂戴

百總十總七八品頂戴其千戶之出力者賞給藍翎再有

出力加賞花翎此次既分設千戶等名目自應照例給予

頂戴仍明白曉諭此時暫准照例戴用虛頂再過三年管

理無過方發給印照既紙作為實缺臣等又復加重賞給

銀兩綢布糧茶各審目歡舞叩頭趨縻各回原牧遵照章

程清查俟辦理完竣再來回話各自徹析前去並將酌定
易換糧茶章程計口授食每年准買兩次由戶總報明千
戶千戶結呈廳營給予照票註明實條良畚置買糧茶若
干官為經理發鋪照賣若有不遵法度之人即不准領票
至所必需之布綾靴帽木梳之類亦與票內註明一同換
買總之均由官為經理奸商既不得昂索價值正可絕其
私交以杜漢奸串通之弊給買之後即將照票繳銷不准
重用仍一面嚴飭文武實心經理不得任聽吏役從中刁
難勒指又曉諭番族等內地奸商最為可惡積年以來重
利盤剝刻苦番民今皆令官為經理則無須私相交易物

價亦得公平所有爾等拖欠民人帳目概不必償還漢奸
拖欠爾等之帳即刻呈出不但立刻代為追給並將奸治
罪將其家產查交加倍償還如有漢奸前往索欠立即縛
送並有重賞當經繕寫告示各十二則曉諭循貴二廳番
族即交現來之千百戶帶回仍一面飛飭派委明白熟悉
文武分赴各該要清查其戶口照內地保甲一例編查此
外各族生番尚有觀望不前者即行曉諭令其未見亦照
現定章程妥為措置此時河北野番正當進退維谷之時
向恃有河南為之踈宿今則各清各族概不容留孤立之
勢已成而河南漢奸既除繫援之路又斷前後隔絕萬不

能以久延。若此時若一招徠自必乘機持誠悔罪冀延喘息。但不使之窮蹙至極信嘗艱苦則仍易犯法。此時並嚴查卡薩糧茶大約旬月之間諒可肅清河北至河北之番半係各族強悍可以作賊之人原係一時烏合令即乘其過河之時查明原係何族之人隸於何族安插十家管束一人亦易為力其自為一族人戶眾多者均即照河南之例辦理設立千百戶等選擇承克伊等見各番族均已遵從亦可免其疑懼是河南之法一定河北之番但一過河即在殼中既散其人又令其自然隸我法制似可不勞而理。統俟各番族有渡河確信臨時或有更動再行斟酌奏明。

重抄

辦理所有現在清釐河南各番族緣由理合繕摺具奏
請免苦累番民疏

竊查青海大臣衙門所管玉樹番子自雍正十一年安插
後除覺巴拉刺布二族承當遞送公文濟渡等差不納貢
賦外其餘三十九族計八千三百六十九戶每年每百戶
納馬一匹折銀八兩共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嗣
因地震雪壓減免銀五十一兩二錢實徵銀六百一十八
兩三錢二分遣人往催恐有勒索情弊原議令該番自
赴西甯交納由西甯辦事衙門會同西甯鎮委員眼同西
甯鎮道免收貯庫至乾隆三十一年前任青海大臣海明

因番子拖欠馬折銀兩每歲差派通丁前往催收至會盟之年本有青海大臣衙門主事前往會盟即就使徵收臣等訪聞通丁出口往返數千里所需帳房烏拉俱係蒙古應付該通丁等恃有烏拉任意攜帶貨物並私帶買賣客商發扣堪布之商上人沿途蒙古受累已屬不小一至玉樹番族地方列肆售賣又昂其值一日售賣未竣該通丁等一日不隸飲食供應俱係番族預備計其往返之期總在半年以外即會盟之主事前往犍亦相等而該主事則又私備布疋等物致送番族名為土儀因得受番族餽送薄往原來是正供不過六百餘兩而蒙番所費實十倍正

供不止查貢馬折價為數無多推原定制原以示寬縻勿
絕之義若因此擾累番族並擾及沿途之蒙古實非所以
仰體 皇上綏柔遠人之道且現在蒙古日益貧窮玉樹
番族亦屢被四川果洛克搶劫若不及早革除蠹弊尤恐
滋生事端臣等查玉樹番族每年前來西甯販賣皮張一
次得值不下六七萬金所有此項貢馬折銀應請仍循舊
例責令該總管千百戶等扣數湊齊於每歲九月間交該
處貿易番目自赴西甯交納仍令青海大臣會同西甯鎮
派員眼同西甯道兌收貯庫該番族既有數萬金買賣
斷不致有拖欠其主事通丁催徵之例永行停止仍請嗣

後於該主事前往會盟之年嚴加查核不得自備土儀私
餽番族並嚴禁私帶貨物及買賣人等倘有故違卽參奏
治罪以除積弊而示懷柔再此案係臣松廷查明會商臣
那彥成意見相同謹會銜具奏

酌移蒙古諸旗疏

竊查西甯河北佔住野番均已渡河回東所有避居內地
之蒙古自應諭令出口照舊游牧前經臣等議將各旗蒙
古安插瓊科一帶並於察漢托洛亥地方添設換防兵丁
一千名以資捍衛奏蒙 聖鑒在案臣等伏查察漢托洛
亥之西為大山逾山而西為勒蓋貢額爾蓋等處原係

六旗蒙古札薩克貝勒特里巴勒珠爾等牧界自野番渡
河搶劫該六旗札薩克不克安居移至西甯沿邊一帶居
住嗣後紛紛避入內地本年長齡帶兵驅逐野番該六旗
札薩克因勒蓋等處密邇番地僅隔一河不敢各隸原
牧呈請緞還游牧之地入官經長齡奏明將勒蓋指給
察漢諾伯罕住牧即令防河臣等現查該諾伯罕屬下窩
夥夥分夥賊業該諾伯罕及所屬蒙番全數押回貴德原牧所
有六旗札薩克牧界沿河北岸有七百餘里之遙均成曠
土雖大山以東駐有官兵而相距二三百里野番偷渡無
由知悉該處地形遼闊勢難編駐防兵且亦不值終歲設

防虛糜帑項臣等再四等高因思河北地曠人稀河南地
狹人衆現在野番全數回巢猶貴廳屬幾有人滿之患蒙
古札薩克郡王達達什仲鼐等四旗均在住河南較河北
各旗稍為富強而在河南日與番子相仇漸已難支更兼
此時河北不安今之番全行渡隸河南將來擾累更甚臣
等等高莫若將該四旗移住河北空地伊等既可免野番
滋擾而居住河北亦可作內地屏蔽隨將該郡王等傳至
西甯郡城詢其願否移居無須勉強該郡王達什仲鼐台
吉恭布多爾濟瑪濟格策楞昂濟勒多爾濟策夫坦金祿
伊等住牧河南與野番賀爾族係屬世仇屢被賀爾侵掠

報復不違安妥近年人戶甚為彫敝如蒙准令遷住河北
伊等與河北各旗本屬族姻情願即日遷居助勒蓋一帶
與各旗蒙古唇齒相依等語隨據親遞情願移居河北呈
詞存案當即酌賞給遷移口食並諭以每年春秋三季黃
河水大野畜難以偷渡至冬令冰橋結凍番子可以聚眾
渡河之時仍派兵數百前往照料巡查平時若有番子偷
渡即令飛報官兵立即帶領伊等擒剿該四旗同聲歡感
即回原牧議遷去後臣等一面札飭循貴營負帶領弁兵
於該郡王移居時沿途護送該郡王等計於正月內可抵
河北各旗住牧其該郡王等所遺河南牧界仍飭循貴廳

警察看番族情形如有實在不敷游牧者再行酌令分給
居住從此河北蒙古河南野番此疆爾界各不踰越至河
北原住二十四族齊蒙古台吉恩開巴雅爾住牧柴達木額
色爾津地方去西甯一千六百餘里野番不往搶劫該台
吉尚堪自衛外其餘二十三旗札薩克大半避入內地丹
噶爾大通一帶並有貧窮蒙古散處甘涼甯肅邊內插帳
住牧及沿途乞食者臣等檢查青海衙門嘉慶十五年查
造各旗戶口冊檔該二三十旗其蒙古四千五百餘戶現
已分飭該蒙古王公台吉查明隨同住牧者共若干戶其
業經散失者共若干戶據實呈報現已來甯接見者九旗

內惟台吉索諾木敏珠爾索諾木旺濟勒爾旗呈稱所有
屬下蒙古尚未散失其貝勒札木巴勒多爾濟等七旗均
已散失過半其餘未經報到之十四旗現在催令呈報一
面令飭甘涼甯肅各府州縣林編查邊內居民保甲時即
將插帳住牧之蒙古查明另冊稟報並因時屆冬令各屬
現開粥廠貧善計乞之蒙古必往就食亦令各府州縣細
心查看如有蒙古即詢明姓名旗分造冊呈送仍暫放一
月俟正月底撤廠後再將該蒙古分起註冊屆時再派
委員分起押交各該旗王公台吉領回住牧其實在貧者
帳房畜牲俱無者一令出口無以自活臣等儘力自行捐

賚口食銀兩倘人數過多力有不逮再行籲懇 天恩酌
發賚需總不准內地存留一名蒙古亦不准蒙古界內私
藏一名漢奸至青海迤北瓊科地方甚為寬廣足敷各旗
住牧其有現在住牧得所不願踈瓊科地方者亦聽其便
所有各蒙古帳內潛住之漢奸仍加嚴查以杜教引蒙古
之弊如此辨理則蒙古既遠野番搶劫之禍再無漢奸教
引庶可得安生業數年後孽可少復元氣所有臣等酌議
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

擬改營制以填邊防疏

竊臣松廷前經會同陞任督臣長齡酌擬西甯沿邊各營

汎移駐將弁等官三十四員馬步各兵二千名以資防剿

特察備防嚴緝匪徒

雷經繕摺開單奏奉 諭旨文臣那彥成甫抵西甯竊查

野番佔踞河北沿邊一帶不得編設兵防以稽查私販之

糧茶即以捍禦野番之侵突並因各處卡兵擒獲漢奸番

賊稍有成效雷經繕摺覆奏均請照長齡等所奏辦理並

聲明沿邊防堵原係權宜之計應俟野番回巢之後另議

章程或再相地移營長齡所奏添建兵房營堡衙署應請

暫緩興修等因仰荷 聖慈俞允茲野番各族經斷絕糧

茶甚嚴枵腹不能自立業已陸續渡河回巢河北即可望

肅清臣等悉心体察野番之偷渡本貪水草其搶劫蒙古

亦其世仇於河北路徑情形無由知悉自有漢奸勾引煽惑始擾及沿邊一帶且現在掣獲漢奸蒙古審明搶案其冒裝番子搶劫者十之七八其勾結番子搶劫者不過十之二三野番等遠者一二千里之外漢奸蒙古假託其名而冥頑無知致居下流之惡今既斬其內線既無隨同搶劫之利又經斷絕糧荼固不敢侵犯邊陲亦斷不能立足河北實不可勞而定萬不值多糜帑項防此愚番臣等連日同提臣齊慎鎮臣穆蘭岱馬騰龍等復將長齡奏移官兵數目逐一核其俸餉馬乾以建其築營堡衙署兵防各費通盤籌算其黑石頭雙俄博等六要地要邊界五載不生

須照大通之例辦理。若如所奏安官兵九百餘員名除裁撥原額抵補外，每年應增添料則銀九千餘兩，即屬永遠經費。而移駐各營應建兵房衙署營堡約畧估計需銀不下八九十萬。在長齡與臣松廷因彼時審情日肆，只顧防其滋擾，即臣那彥成亦因防兵已收成效，遂奏請照辦。均屬失計，未能籌及費用。伏惟我皇上慎和邊防，原不替惜帑金，以收邊境乂安之效。然臣等受恩深重，具有天良，相機度勢實在可從。擇節者斷不敢因奏准在先，遂稍涉回護，致有定之帑虛糜於無用。茲會同提臣齊慎鎮臣穆蘭岱、馬騰龍等將長齡奏增營汛與沿邊要隘地形參

以蒙番現在情事詳加酌核所有永安營屬之黑石頭雙
俄博白塔營屬之武勝濟黑林口及附近之哈瑪爾托亥
撥科等六處原奏增添官兵九百餘名均請毋庸增添
惟永安營所屬之察漢俄博地方在甘州扁都口外西接
野馬川野牛溝東連二道溝羊胸子為奸漢來往必由之
路迤南伊斯們沁之外即係蒙古牧界該處擬設都司一
員把總外委四員兵丁三百名亦足備控制稽查之用至
該處雖係永安營所屬惟距永安較遠距永固較近所有
移駐官兵均改隸永固營副將管轄又長蘆原奏鎮海營
移駐副將等官兵九百餘名哈拉庫圖爾移駐都司等官

兵一百五十餘名查鎮海營駐紮丹噶爾商民雲集蒙古等進口貿易俱在該處自應移駐副將大員以資彈壓惟原奏移兵九百餘名未免太多應請移兵二百餘名連原有兵額共六百名其哈拉庫爾為邊內第一要衝應請移駐守備一員兵丁九十餘名連原有兵額共二百四十名謹將臣等現議裁撥添設官兵數目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至河北各旗蒙古現在避入內地者居其大半野番回粟之後卽當諭令各歸原牧原不能以官兵常為捍衛第各旗蒙古孱弱不振聞有野番卽不善驚魂破膽若非依賴官兵斷不敢出口住牧若久由地窮苦日甚勢必滋

生事端且蒙古與百姓雜處亦屬不成事體河北曠土千
里非有官兵扼要控制則野番無所顧忌雖河南循貴稽
查嚴密究難保無乘間偷之人漢臣等再四籌商屯田一事
費重需時且西甯邊外開凍遲而霜信早禾苗秀實恐難
預期實未敢冒昧請行現擬於哈拉庫圖爾西南七十餘
里察漢托洛亥地方添設營堡酌安將弁二十四員募兵
一千名惟是地連蒙古若招住新兵一時不能得力且築
城及衙門署兵房費用亦大招募之兵將來携眷日久必
有不肖之人勾連蒙古又成漢奸其流弊亦不可不防臣
等與提鎮熟商即照辦新疆換防之例於甘州甯夏河州

涼州西甯肅州各標下遴選年力精壯技勇嫻熟之兵報名總督委負點驗前往防守期限一年更換不准告莊以日久交通蒙古之弊仍於兵丁一千名內酌撥二百名分安阿什罕水地方該處為哈拉庫烏爾與察漢托洛亥遼中之地聲勢可以聯絡所用築堡及衙署兵防之費亦較招住兵丁為節省至察漢托洛亥之西北瓊科灘方圓二千餘里青海各旗蒙古全往住牧盡有餘地前有察漢托洛亥牧地防兵西北又有察漢俄博之兵西有大山阻截東即丹噶爾營汎野番若不瓊科至必由察漢托洛亥經過若舍此不由即須遠越大山出青海西南迴旋不下數千

里遠涉行劫勢所不能該蒙古等依賴官兵庶可移駐瓊

安居牧養俟數年之後休^耕生息可以自強自衛再行察

看情形奏請裁撤又現在竿獲漢奸審問俱在野牛海

野馬川一帶居住其行劫之案又多在二道溝羊胸子一

帶雖於察漢俄博設營防守恐^{地方}究^地遼闊易於藏杆臣等前

經奏明酌令提鎮副參大員分往會哨茲與^提臣齊慎等會

議甘州提臣西甯涼州肅州鎮臣每年按季會哨一次各

帶弁兵五十餘員名共一年四次各標副參遊都每季會

哨兩次各帶弁兵二十餘員名共一年八次遇有偷挖金

砂及邊外窰洞潛匿或插帳居住者立即查拏究辦如此

則沿邊千餘里漢奸無容足之地而蒙番均絕勾結之萌
較之添安營汛似屬費少功倍以上鎮海營哈拉庫喬爾
所添兵額均由各提鎮裁撥俸餉馬乾足以相抵惟察漢
俄博所移官弁三百餘員名該瀾字安係屬邊外糧運維艱應
照大通營科則給蒞除裁撥兵額抵補外尚不敷銀二千
三百餘兩又察漢托洛亥換防官兵二十四員兵二千名
除例給俸餉仍在原營請領外該官兵駐劄口外食物維
艱防守亦較辛苦自應酌給口食每副參日支銀三錢都
司日支銀二錢把外委日支銀一錢兵丁日支銀五錢
每年約需銀一萬八千七百餘兩又提鎮會哨四次副參

遊都會哨八次口食草料每年約需銀二千八百餘兩以
上三項每年約共需銀二萬三千八百餘兩均屬費所必
需而 國家經費有常臣等何敢妄議增兵糜餉再四籌
款惟有於陝甘三提十鎮中以馬兵裁改守兵計四百五
十名共掙節銀一萬三千五十餘兩以步兵裁改守兵一
千名共掙節銀六千四百兩計各提鎮標下以馬改守者
僅三十四五名以步改守者僅七十七名兵額不減而俸
餉有餘又有大通協移駐鎮海營大通僅駐遊擊原額馬
兵較多以馬兵裁改步兵一百六十三名共掙節銀四千
五百八十餘兩三共掙節銀二萬四千兩零業已足敷所

用扣蒙恩旨准行臣等再行開具清冊分咨戶兵二部查核至新增及換防各要衙署兵防房營堡約計不過數萬金前後較量節省幾及百萬臣等一面遠委道府大員照例勘估分別興修斷不敢稍任浮冒所有臣等酌撥緣由謹合詞繕摺具奏再臣那彥成前任西甯辦事大臣任內曾同長齡奏請於冬令冰凍後派撥兵丁在遼中之鄂倫布拉克地方防河每歲請銷銀六千餘兩嘉慶二十四年秀瑩長齡等將防河改為按季會哨奏定經費不得過五千兩茲臣等復加斟酌冬令河水結凍處處可以偷渡所有長齡等原奏經費銀五千兩應請仍為防河巡哨之

用其如何辦理章程容俟詳細議明再行具奏合併聲明

對誌

全对訖

檄，疏，奏

論，書，疏